

715.1
313.11

041

紅旗獎章

黃主亞著



行印文書 書畫問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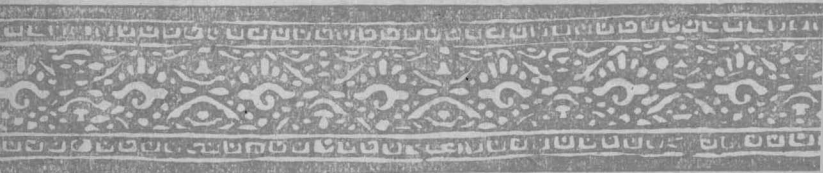
大衆方向叢書

紅旗獎章

—記勞模李慶宜—

黃主亞著

知識出版社印行



紅旗獎章

有版權

著

者

黃

主

亞

發出

行版

者兼

天津羅斯福路
知識書店

印

刷

者

天津羅斯福路
知識印刷廠

1950—9【1】

【80】1—3000 (36—38) 1.50

前言

「紅旗獎章」的獲得者李慶萱，不但是鶴崗煤礦的旗幟，同時也給全國煤礦指出新的方向。正如東北工業部在獎勵李慶萱同志改進技術的通報中指出的，要學習他積極創造的精神；在生產中發揮積極創造的精神，這個榮譽，不只是煤礦裏工作的同志，一切部門的工人同志都應該光榮地接受下來。學習李慶萱，學習他的創造精神，特別是與羣衆結合，打破技術上的保守思想，改進技術，創造技術，把我們的生產提高並向前推進！

中國工人特別是東北的工人，從帝國主義與反動派的殘酷壓迫下解放出來，翻身的道路是艱難而又曲折的。李慶萱跟所有的工人一樣，走過這條艱難的道路，因而珍愛革命的果實，猶如珍愛他的生命。共產黨是恩人，給工人們帶來幸福，啓發了工人們長久被壓制着的智慧；「一把鑰匙開了竅」，李慶萱在黨的培養下，發明了搗槽鉗子，在生產中創造了偉大的成績。

這本書寫出了李慶萱的經歷，讀着十分動人，就以之介紹給讀者！

五〇年八月八日編者

紅旗獎章

李慶萱三個字，跟着掏槽釐子響亮起來了。不祇是在鶴崗，就連東北、華北的煤礦區和工業部門也都傳開了。掏槽釐子在煤裏能拐彎，真是一件稀奇事，也是採煤生產上一件大喜事。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發出獎勵通報：

獎勵鶴崗李慶萱同志改進技術的通報

……這是新紀錄運動在目前的重太收穫，因此工業部決定：

- (一) 所有煤礦應將這一技術創造加以詳細認真研究，並根據具體情況迅速加以推廣。
- (二) 工業部除給李慶萱同志等頒發獎章和物質獎勵外，並號召各廠礦職員、技術人員學習李慶萱同志的積極創造精神，特別是與羣衆共同研究精神，打破技術上的保守觀點，學習技術，不斷改進與創造技術，提高生產效率，從改進技術中來創造新紀錄，把新紀錄運動更向前推進一步。

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

一、紅旗獎章照眼紅

東山大樓俱樂部裏，熱烘烘的擠滿了人，比看戲還熱鬧，門外的伸着脖子躡着腳，幌動着膀子才能擠進去。門上掛着一長條紅布，上面寫着「生產先進者獎勵大會」九個大字；六坑工人和七坑運搬工正拉上歌子：

「運搬工是老大哥，再唱一個不算多！」一位年青的工人，脖粗臉紅的站在椅子上領頭喊。

戴安全燈的工人，衝大夥噎噎幾句就喊一二：「你聽着吧！來啦！」

一二：「靜！」

「……這是我們勞動的光榮，這是我們努力的成績……勝利不驕傲，英雄當到底，再接再勵，多呀麼多生產……」

「該你們的啦！」工人喊的像要鼓破房蓋。

「……跟隨着毛澤東前進，緊緊的跟着毛澤東前進！……」

播音機響了，宣佈開會了！屋裏一點動靜也沒有，能聽出心裏崩崩的跳動，一千多人的

眼睛，盯在李慶萱身上，有種說不出來的勁在心裏鼓。上級介紹了掏槽鉗子的效能：「……每前進一米，就可節省火藥、雷管、導火線三十三萬六千多元，按鶴崗煤礦今年掘進八千米的話，就可節省二十七萬萬元；掏槽鉗子不僅推廣到西安、蛟河煤礦，就連關裏的大同、淮南……煤礦，也都派人來取圖樣做造，或專人來學習。從前一砲才崩下兩噸，使用掏槽鉗子後，一砲就崩下五噸半；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發出獎勵通報，並獎給一等紅旗獎章，煤礦管理局發給一千五百萬元獎金……」話還沒等落下腔，台下喊起響亮的口號：「向生產先進者致敬！」「這是我們工人階級的光榮！」……

李慶萱高高的個子，喜盈盈的站在台上，朵朵大紅花掛滿了懷，爆豆似的鼓掌，音樂和口號聲混在一起。他興奮的抬高了嗓門說：「這都是共產黨給我的力量，工友同志們的幫助，沒有這些我啥也創不出來！今後，我決心努力鑽研……」二十九歲的小夥子真够勁，他決心要接着研究創造，紅旗獎章明煌煌的戴在發明英雄李慶萱的胸前了。

「學習李慶萱的鑽研精神！」

「拿出熱勁，建設人民礦山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口號一個接着一個，高舉着拳頭衝着李慶萱。一位四十多歲的老機電工，好容易盼到自由講話，先搶上台去：「從前在一起受過苦的李慶萱，今天光榮透啦，我們大夥也跟着光榮！只有像老李這樣琢磨技術，改進工具，才是創造新紀錄的竅門！也是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的好，我們工人才能發明創造！」

「共產黨萬歲！」

「毛主席萬歲！」又是一陣喊口號。

會開完了，李慶萱剛走下台，一羣小夥子圍上來，七手八腳把他抬起來，往他嘴裏塞糖塊，往他衣兜裏塞蘋果、烟捲……，大夥又唱起：「……向勞動英雄們看齊，加緊生產不分男女……不分哪男呀男和女……」帳篷悠悠的把李慶萱抬出俱樂部。李慶萱笑着低頭看他懷上的獎章，一閃一閃的直耀眼。

李慶萱的事蹟在全國傳開了，登上松江日報、東北日報、工人日報、人民日報……工業部三位部長聯名寫信勉勵他，鶴崗黨委、礦務，爲他的發明作出決定，李慶萱三個字在全礦工人心裏扎下根，從採煤掌子到工廠車間，李慶萱的事蹟成了大夥的口頭禪，誰幹活打了砲，就鼓勵說：「擡上李慶萱，才能稱好漢！」掏槽鉗子創出不到一個月，李慶萱又創出了

往覆滑車，工業部再獎給二等紅旗獎章。全礦技術人員的心像一盆火，非跟李慶萱攆標（比賽的意思）不結，南山青年團員徐秉衡創出「飛機式鉗子」、「掏槽粉器」，東山蘇玉創出「金屬活動棚子」，礦務局田向榮創出「送藥器」……

李慶萱被提昇爲生產技術科長，研究室主任，被選爲松江省人民代表會的代表……松江省二屆工代大會，又光榮的當選了全省一等勞動模範。

二、牛馬生活逼死人

李慶萱老家是離本溪湖二十五里的前廠子，跟前有條太子河，說不上那年就漲水，一漲水年景就算糟，莊稼人弄得禾粒不上家，一年到頭鬧個白忙乎。一九三七年這一帶夏天火暴的不下雨，把莊稼旱的伸不起腰，葉子黃的刷刷響，堡子裏上點年歲的人都愁眉不展，整天哭臉悲悲的盤算上多租子交不上，明年日子沒法過，李慶萱的爹跟他媽一商量，打算叫李慶萱出外學手藝，還能帶出個嘴。一天晚上麻油燈不很亮，挺大燈花子得一勁撥。李慶萱他媽把他叫到跟前吞吞吐吐的說：「孩子！這都是年程趕的呀！你爹那麼大歲數，咱們一家八代這些人員够你爹養活，媽尋思叫你到外邊學點手藝……」眼圈有些紅了，掀起衣大襟擦擦

眼，往下沒說出啥。

李慶萱急忙扯住他媽的手說：「媽！妳這難啥心，我十六歲小伙子憑兩隻手幹點啥活還能餓死？書不念沒啥，那讓咱窮啦的！」

「孩子！給人踢門坎子可不易。常言說的好：『頭三腳難踢！』那冷作坊涼板櫪得熬三年哪，幹啥扭着人家眼珠行事。如今晚兒那個大廠子都有鬼子，咱又不懂那牲口話，萬一做錯點事，小鬼子發了驢脾氣可够噲！」

「媽，妳就放心吧！啥事若前怕狼後怕虎還能行？學手藝還有不遭罪的？『不受苦中苦，難得甜中甜。』別看我十六歲也不傻，遇事我眼乖活點就行唄！睡覺吧！」

人託人臉託臉算把李慶萱學徒的地場找妥啦。打好一床薄薄舊麻花被，天剛朦朦亮喝點稀粥就要走，李慶萱媽還是不放心的囑咐着說：「在外自個要知冷知熱，別竟要孩子脾氣……」

李慶萱攔一旁搭上腔：「小子要闖，叫他在外邊長長見識，你總是恹心這個怕那個。」

「總是你道得去，見識高。誰掉的肉誰不疼！」又摸起衣大襟，抹了一把鼻子。

本溪湖的烟囱比廟上旗桿還高，還粗，還多。三一串兩一夥的都忙着上班，本溪湖的早晨也比村堡熱鬧，李慶萱的眼睛有些不够用，瞧着啥都是新玩藝兒，又吓的緊溜邊走怕叫車碰着。到本溪湖煤鐵公司電氣工廠，被人領進宿舍，小包、帽子、油衣裳啥的掛滿牆；屋裏亂哄哄的進來一個人誰也沒理會，都忙着洗臉刷牙要開飯，李慶萱把小行李捲放在一溜長板舖緊裏頭，又到事務室規規矩矩叫人家開了一頓家鄉居處，祖宗三代，李慶萱整的滿頭冒汗，好容易算闖過了這一關。晚上收工吃完窩窩頭有了空，大夥圍在李慶萱跟前閒唠，你一言他一語噲的挺近乎。李慶萱冷丁問出一句：「咱廠子學徒的有啥規矩？我新來乍到也摸不着頭，各位師傅遇事多告訴點！」

「誰還沒在學徒時過過，咱機器房子這都要手藝的都沒說，有個到不到誰都能包含，你就把那個『金牙鬼』答點好了就行！」

大夥一口同音的說：「王師傅說的對，頂數那大鬍楂子『金牙鬼』可惡；屁大點事也急眼，一急眼不是打脖溜就罵八嘎。」大夥一聽噲到「金牙鬼」都要搭腔出出氣，聲越嘈越高，王師傅伸出兩隻手往下壓了壓，像是叫大夥把聲放小點，這節股眼誰的話都像堵滿了脖子，非說不結，一腔子苦水都要倒，攔也攔不住說也說不聽。

一個挺年青看樣子才十四五歲的學徒的，頂數他噪的歡：「操他媽的，那回因爲打洗手水涼點，『金牙鬼』把我樓頭蓋腦暴揍一頓，打的鼻口流血。經理那『胖傢伙』還叫我給他賠不是，真他媽騎在頭上拉屎，等有我反把那天非打掉他金牙也不解恨。」

「小三你竟亂吵吵，啥事沒頭沒腦瞎冒砲，萬一叫『金牙鬼』聽去你還不得打『思想犯』呀！我看明爭不如暗鬥！」王師傅把後尾這句話拉得挺長，也說得挺低，只有跟前的人聽得見。大夥的眼光都衝着王師傅的臉，李慶萱脏脏這個望望那個；再瞧瞧王師傅胖胖的圓臉上，太陽窩青筋都暴出來，眼睛死盯着天棚半天沒喘氣，最後說出一句話：「活計上見，叫他小鞋穿不上就够了。」大夥點點頭，心裏話：「讓他小鞋穿不上。」工廠上下百十多要手藝的，對王師傅都挺尊敬。這裏有一段道理：王師傅到廠子才二年多，手藝呱呱叫，教誰也不留後手，廠子裏要有個扎手活誰都願來找他，三番五次指點個一清二白還不算，抽空摸空他還到你機器旁邊把着手教給；誰有個蹩氣窩火都到他跟前訴訴苦，廠子「金牙鬼」和「胖傢伙」出啥調離工人的花招，大夥背地裏總找他核計出出道，沒上過他們的當。

鬼子管工廠規矩嚴，又蠟虎，學徒的頭一年不讓進機器房子摸機器，竟在外邊打閒雜、掃地、打洗手水、抬東西啥的都得幹，少幹一點就吹鬍子瞪眼罵「八嘎」。李慶萱就這樣住

上了一年，自個覺着挺彊扭，幹活不讓進屋能學啥？一扭見「金牙鬼」和「胖傢伙」打心眼往外不痛快。晚上收了工挺好，跟王師傅湊在一塊，愛聽他講講幹活竅門，大夥別欺生，小鞋穿不上……一來二去王師傅挺愛喜李慶萱，看他幹活實誠受支使，心眼靈，告訴啥事又上心。有一天王師傅跟「胖傢伙」要求，要把李慶萱調到電氣廠子來學點手藝，「胖傢伙」呆半天才用鼻子哼一聲，最後說出一句：「吉田（就是金牙鬼）那角活他還得幹，多噌招呼多噌到，不結可不成。」王師傅也含糊的哼了一聲。從這往後，李慶萱到電氣廠子跟王師傅身前身後幹活了。有時捲線輪，拆舊電滾子，王師傅出外頭去給修理電機，抓空就學學電氣活。李慶萱覺着挺有趣，那塊不明白就一動問，王師傅也不嫌麻煩總告訴，什麼高壓活應該注意絕緣，澆透泥斯，小活要作的規矩，作完試驗電流……一宗一宗李慶萱不但上心，還把它記的滾熟。

一瞥眼光景又快幹了一年了，李慶萱學的電氣捲線活，王師傅能撒開點手，大夥都誇李慶萱進步快。李慶萱一邊幹活一邊還照着徒弟的步法走，給「金牙鬼」打洗臉水的事，還是照章辦事，啥事越怕越沾包，一天早上李慶萱早給「金牙鬼」打來洗臉水，怕過鐘點，就沒熱水，呆功夫大水涼了，「金牙鬼」剛把手伸到水盆裏就罵了一聲「八嘎」，回手一個嘴吧打

李慶萱打個旋身，這就不管腦袋屁股連踢帶打，打的李慶萱滿地亂滾，不住嘴的罵，王師傅跟大夥跑過來都瞪起眼睛，王師傅太陽窩的青筋又暴出來，話都來到嘴邊他又嚥下去，像嚥了好幾回沒吱聲，扯着李慶萱的胳膊拉出去，大夥圍上來有的給他撲拉身上土，有的給他擦鼻子淌出來的血！王師傅告訴大夥去幹活，光圍着啥用也不頂。大夥心裏都像堵住個東西，不是你咳嗽就是他嘆氣，活也沒心幹。該注意的活，也馬馬虎虎的幹，雪白的電線，特意往壞弄一些，絕緣油剛剛刷上一層，好叫電機快點壞，這樣大夥才覺出口氣。晚上大夥沒用招呼就都湊到王師傅跟前，等着他對李慶萱這事出道子，好對付「金牙鬼」。沒等王師傅開口，李慶萱就先吱了聲：「各位師傅八成都爲我的事，我來廠子這二年，師傅們待我都好，我真捨不得；就是『金牙鬼』這氣我真受不了，一天兩毛七分錢，說啥我算不幹了。」

電工老趙緊接上一句：「你再對付幾天吧！如今晚兒下了地場事也不易找！」

「人挪活樹挪死，出了這場背不住好點，『金牙鬼』我算把他恨到骨頭縫裏去啦！」

王師傅連尋思帶說：「行啊！咱別甞他在這兒遭洋罪啦；我看你到通化老嶺那兒當電工去吧！那場開山洞子挺缺人，再說我師兄弟係有祿也在那兒，給你拿封信準有八成。」

太陽暖和平，大地開化了，道上稀湯滑溜，李慶萱到了老嶺，秫秸席的工棚子裏，好容

易打聽出孫有祿，雖然兩下不相識，但孫有祿是滿招待，又挺親近。李慶萱告訴他要在這裏幹活，孫有祿年青人辦事挺洒脱，馬上告訴老嶺這場兒工人生活苦，都住在工棚子裏，鋪點草就當炕，你到段上一看就知道啦，能遭了這個罪就行，這裏倒缺電工，跟把頭一說就許不大離。李慶萱心想：不幹這個又不能喝西北風活着，窮人到那還不是遭罪？很愉快的對孫有祿說：

「孫師傅麻煩你跑蹠腿吧！咱這行到那還不遭罪？能有福給咱享？」

老嶺這地場山連山，硬要開十五里長的山洞子跑火車，工友好幾百人白天黑夜一齊幹，鐵鎚一勁響沒有佳閒的空，土籃子走慢了還不行，直直腰的空都沒有。剛過春分早晚還上凍，工友衣裳破的強遮體，有的褲子像麥穗。餓的蹲下就打盹，鬼子監工的甕着就踢一頓馬靴；晚上更難苦，沒有行李的抱着兩捆草，都願擠點睡好暖和。要颳北風罪就遭大了，凍的直打牙幫骨，愈餓愈哆嗦，心像往塊聚，就得起來到棚子外攏火烤，烤熱前心凍後心，烤完後心前心又冷啦；盼天天也不亮，天亮好吃頓熱窩頭，一碗白開水。

李慶萱整天忙着拉電線，給洞子裏按燈，裝機器，反正那用那到啥活都幹，慢慢自個也和大夥一樣了，頭髮長挺長不能剪，手臉不洗還抗凍，渾身上下成了虱子包。洞子工程做透

亮了，發旋一完就交工。李慶萱又跟大夥一樣被解散沒事幹了。以後到濬陽老道口一家電社當電工，幹幾個月又被算啦；再跟招工到遼陽去修變電所，幹了兩個來月又沒事，窮跟沒事做總壓在李慶萱頭上，他從來沒有低過頭。李慶萱心裏有主意，反正憑精力幹活到那兒都賣命，不管多遠，有招工的就跟去幹。

一九三九年火暴的夏天，李慶萱揹着一床開花小棉被，到鶴崗來了。兩眼迷黑蹲小店，白天有空便各處閒走，一下踹躓到興山二坑電氣班，一勞同行分外親，大夥也樂意他在這兒先當臨時工，總比跟招工的蹲在店裏強；坑口事情李慶萱摸不着頭，頭幾天下坑幹活竟抓瞎，總得有人跟着領路，片盤一繞多了就瞎門，有時他問起常在一起幹活的老姜：「咱們咋這些採煤掌子呢？挖的好像耗子洞。」

老姜小聲小氣的說：「鬼子是火燒眉毛顧眼前，咋樣多出貨（煤）咋樣幹，他還管你三七二十一呢！」

「真够噲，坑裏上不來氣，這是咋整的？」

「傻老弟你真『白帽子』，這叫喘氣，人家鬼子亂開掌子還管你風量足不足？甭死誰管？就拿大夥糟踐玩，命還上個數！發那兩個砲一遍就鼓咚了啦，鼓咚完就該動真個的；你乍

來，呆常你就吃透這個情了。你光看坑裏這點病，坑外的事三天三宿也說不完。我先給你叨咕點：

「鬼子憲兵隊真是閻羅殿，

憑白無故抓咱吊打非刑把凉水灌；

最壞狗腿是『瘦猴』，

放餉三天叫他刮個乾。」

老姜還想接着往下說，李慶萱緊忙攔住他的話頭：「老姜！天下老鸛同黑，窮人到那都一樣，那個礦山還沒憲兵隊、勞務係、矯正院啥的，反正都是不殺窮人不富的手。別提啦，提啦更難受。」

一溜板棚子都是剛搭上就住人，早來的在舖上，晚來的舖草住地下，所以舖上地下竟是人，全屋酸哄哄的汗泥味，晚上脫身大夥一勁撓，一盞三十度小電燈像鬼火，抓虱子也看不見就得用嘴咬，有的長疥刺癢大勁就上點石灰面，累了一天橫躺豎臥擠個登登的。下了雨更遭罪，外頭不下屋裏下，大夥澆的水淋淋的，屋地也汪了水，炕上地下都得站着不能睡，都盼天亮出太陽好晒晒衣裳。